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六

朱國禎輯

江彬亂政

江彬蔚州衛指揮也

本千戶樂稱指揮仍之

祖父時嘗調閱宣府

鎮城因家焉彬儀狀魁偉善騎射性權譎便辟人多悅

之正德六年畿內苦流賊京軍不能制議調邊兵彬隸

總兵張俊

一日游擊許秦

部下戰淮上中三矢其一首面鏃出

于耳拔之更戰事聞上固識之七年七月部議盜未

平做各邊事例于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設鎮守武臣

人事寧裁革咸寧伯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

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二之一討賊餘遣還邊俱下廷議乃以劉暉戍山東時源戍河南郤永北直李鉞南直所部各千人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暫留鎮守其副叅許泰白玉神周金輔溫恭陳珣李瑾姚信等軍俱遣還鎮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大同宣府軍仍過京犒勞後三鎮軍士至京遂留不遣未幾延綏兵復召入稱四鎮云 上見彬閱前痕呼曰彬兒健能爾耶應對稱旨即晉都指揮僉事置左右出入起臥與俱每搏虎爲戲彬盛言宣府軍可用遂有京邊軍互調操習之說 上喜十部議言 祖宗成憲京軍衛內不以無故

而外出恐有四方窺伺之虞邊兵捍外不以無事而弛
備恐有一旦倉卒之患今使外兵拱衛內兵輕出恐非
居重馭輕安內攘外之要報云卿等爲國至意朕已具
悉可卽于宣府調三千人限十日在京營赴宣府備禦
者亦如其數大學士李東陽等條十不便之說且言府
部科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職居輔導若委順曲從是滿
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無
以塞責矣亦不納許泰張俊等因得復入是後四鎮士
馬團操大內間以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每出入彬
與上聯騎鎧胄略同幾不可辨各軍馮恃威寵出入

縱恣市里畏而避之八年正月乙酉命許泰敢勇營彬
仲威管俱管操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爲鎮國府又欲毀
椒口爲府廳工部奏 祖宗稽古建官府部具有定制
今改倉爲府有乖舊典况位屬乾方乾天門也此地初
爲永昌寺再爲新石殿又爲太平倉屢改屢廢推之地
理察之人事俱屬未便若憫念邊軍乞止將本倉中氣
樓殿口披簷折改安設門窻以便栖止其府名改廳俱
乞收回成命 上不從且責工部曰旣以此地爲天門
宜當通達前此閉塞胡不議開責陳狀工部再請罪乃
宥之六月丁酉武營將臺迤西空地造官廳爲操練申

令之所名西官廳英公張懋諱之太監蕭敬及彬主之也彬前與都御史審杲征流賊彬次新河縣蘇添村不進及盜去乃殺居民康強等四十一人又殺耦耕關學等九人指揮張銘亦於鉅鹿韓家寨殺耕夫趙五漢等二十八人至隆平又殺六人以冒首功累爲言官所劾輒縱舍之姑令行勘至是給事中潘垣等覈實以聞

上亦不罪六月辛卯賜彬國姓

以後賜姓者間書

同時賜姓

者指揮千百戶舍人等楊瑄焦睿焦椿焦桂張天祐張廷鸞且更其名俱改錦衣衛帶俸初劉瑾盡政用趙高之術道上深居起戊辰之冬視朝月不三四當奏事

臣僚陛見若誅謝者皆候左順門瑾西面捧旨代上
酬應威福之權理得操之既誅錢寧爲上所發常侍
左右有言輒用彬裏內妬道上巡遊疎之上始躍
然然憚太后不敢輕出九年二月始微行至教坊司
七月命造神銳箭盔甲倭刀鐵矢數萬又前于陝西造
鋪花瓊帳房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廐潤漏及戶
牖椿撥影壁圍幕地瓊之類皆具且有壇內遊幸出哨
趕聲息諸名號至是進之凡郊祀皆陳設帳房不復宿
齋宮矣十一月令鎮國府各兵俱西官廳操練卽推堪
任將官以聞部推皆不允揣知上意在彬言都督張

俊都指揮朱彬皆可用但俊已老彬官卑况彬先爲千
戶有妄殺罪若掌中軍害事益多故不敢舉得吉彬事
前已辨明乃命彬及許泰提調中軍不妨管務而兵權
歸之矣十年六月辛未梁儲等言日者竊聞 聖駕自
西安門出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處臣等憂懼謂至尊
出入必備法駕必傳 蹕南郊大祀不過一宿直廬拱
衛將士數萬今 聖駕之出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官
居守者何大臣文武絕不與聞若徒無故輕出擾擾塵
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姦盜竊發之變出於意料之
不及未知何以備之臣等爲之寒心倘以爲所聞不的

冒于天威明示黜罰安敢辭避不報十一年二月設東
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團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張
泰領之祔周常以罪坐謫亦資緣進用管勇士營未幾
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爲義子四鎮兵彬兼統之上又
自領閩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馳逐呼噪
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官苑上親閱之
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鼠甲中外化之
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
之泰及周等遮陽帽上飄旋染天鵝翎爲貴飭貴者飄
三英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之下教場自

謂殊遇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
衣帛甲見 上者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于郊後幸南
海子較獵夜半還御殿行慶成禮次日以所獵麋鹿賜
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三月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是日 上騎出北安門軍較從者纔數人至順
天府大街而還比夜始傳制四月拆西安門外積慶鳴
王二坊民居造皇店酒館并營義子府第開設教場六
月 上獵近郊問彬邊計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
甚明審 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虜耶彬又言宜先
駐宣府觀釁且遠廷臣可無煩聒 上深然之密裝治

行欲自領西官屬兵馬巡邊八月 上微服從德勝門
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次日大學士梁儲將冕毛紀
追至沙河疏留不報將度居庸巡關御史張欽自言職
掌 陛下卽欲出關萬死不敢奉詔 上不問亦不果
行乃自昌平還幸諸御馬房尋還豹房不十日復夜出
德勝門趨居庸出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
縱出者既至宣府營鎮園府第居之晏然忘歸時時夜
出見高大門戶卽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
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費市肆蕭
然白晝戶閉九月十九日壬辰移蹕陽和城自稱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調發皆以大將軍鈞帖行之庚子獵城外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其夜星隕示異上驚惟天甫明移入大同鎮城以賞賜不足發戶部銀一百萬兩輸宣府備用于寅諭百官朕以懷來等處切近虜境特因巡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禮章疏亦如常陳奏謀報虜五萬餘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要地大同總兵王勛副總兵張輓遊擊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澤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延綬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鑿軍平虜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

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下管子孫天堡等處勦觀鈺鎮
率所部禦之 上命春澤往援政鑾及大同叅將麻循
平虜叅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朱振叅將左
欽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叅將江恒張杲爲後應十月甲
辰勦遇虜於獺女村督軍步戰虜南循應州而去明日
觀鈺鎮與勦復遇虜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
有殺傷薄暮虜傍東山而退仍分兵圍勦等比曉大霧
圍乃解勦等入應州城鑿及守備徐輔兵至又明日勦
等出城遇虜於澗子村大戰春澤政時循等兵亦至虜
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 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

監張永魏霖都督江彬張忠自陽和來援眾殊死戰虜却諸軍乃合會暮卽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虜來攻禦之助等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乃退明日引而西

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追至平虜朔州等邊上復欲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乃還遂令助及巡撫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斬虜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甚危然助本宿將王瓊在兵部豫調各勁兵爲援虜亦幸非大舉僅僅逐出塞助未幾亦卒人以爲老而戰苦盡瘁云 辛亥 上駐老王滿虜退還駐大同左衛旣而虜復至 上分布

諸將嚴備虜亦引去十一月楊廷和至京入閣率諸大臣詣居庸請駕禁不得出而還閏十二月丁亥迎春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娼婦數百共載娼婦各執圓球車既馳交擊僧頭或六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爲樂前後論諫者內閣事事有之至再至三甚者引土木爲言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最後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人皆危之其餘不可勝紀上巳用江彬計概擲之不省亦無所發其喜恣也十三年正月駕將還諭文武群臣用曳撤大帽鸞帶各賜大紅紵絲羅紗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

麒麟五六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屬
五品以下不與諸與賜者裁製一夕皆就明旦丙午奉
迎德勝門外頒賜既衆內庫告竭故文臣服色亦用武
麒麟之屬下逮四品云迎時具綠帳數十綠聯千數皆
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
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羊酒白金綵幣手一紅梵夾
進御爲賀儀皆上意也比夜久上戎服乘赤馬佩
劔而來邊騎簇擁見火球閃戈矛間烟直上乃知駕
至群臣皆道左叩頭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
奉鴈梁儲注酒蔣冕奉果福毛紀奉金花稱賀上飲

畢云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扣等叩首對曰 皇
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 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宿豹
房時大雨雪群臣迎者狼狽夜半後僅得入城有幾殆
者尋南郊幸海子次日還已未賜文武群臣銀牌子左
順門一品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鑊其上曰慶功五采
飭之貫以朱組四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
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鑊曰賞功貫以青組又各被以
花紅而退先是群臣具綵帳及賀儀出銀以品級爲差
故所賜亦如之翰林以無賀儀獨不與賜辛酉 上復
如宣府二月己卯 太皇太后崩越三日 上至自宣

府發喪彬爲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詣於上謂相擅辱軍職卽降徐州判官 皇太后將祔葬 上如昌

平四月祭

諸陵幸黃花鎮密雲等處時車駕所至皆

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也猶載以隨且令有司餼廩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爲賞喪費遠近騷動多驚疑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此皆奸徒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擾民者卽捕治之或奏其言 上

怒遂執送錦衣獄降三級爲雲南安寧知州五月己亥
上駐大喜峯口獵於古北漁於灤河將致朶顏三衛夷
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撫
臣臧鳳都給事中汪玄錫皆以爲言不報轉幸河西務
皇太后葬期迫還京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因而科擾
侵盜事祭劉士元按之勳迺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聞
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面訊之時
野次無杖販生柳榦杖四十幾死囚繫於車馳入京并
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錦衣獄皆降調六月庚申梓
官發引 上步送至德勝門外戎服馳馬顧侍郎馬逸

為避卒所獲牽至 上前遂乘之是夜宿清河壬戌神
主祔 太廟 上入朔門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七月
傳 旨近年以來 酋犯順兵政廢弛特命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即寫各
地方制劾與之務期翦絕朱壽者 上自稱也又欲以
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言
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以應之
不聽遣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內閣
九卿科道諭意大學士梁儲蔣冕先入 上問制書安
在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 上大怒操劔

起立曰不草制祝此劔備免寇伏地泣曰臣逆命有罪

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

劔起乃自稱云云

云侍起而制書出

走日二閣臣入門門即闔

尚書毛澄等排闥不得入皆感憤而泣大理少卿吳堂

被酒厲聲呵止欲以希寵眾怒群擊之走免雖武夫亦

有不平者門內聞喧呼聲不知堂欲止眾也責堂不恭

無人臣禮調外任即日逐出城眾皆快之錄應州功陞

賞內外各官及旗舍力千五百五十人有差其餘冒濫

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七月辛丑諭兵部特加威武

大將軍公爵祿米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

詳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度居庸開歷懷來保
安諸城堡遂駐宣府初彬勸 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
乃就靡費不可勝計復犖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
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
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
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 土厭
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八月自萬
全天城至大同九月 上自稱鎮國公并製牙牌誥券
封朱彬爲平虜伯朱泰爲安邊伯世襲 上欲自耀武
功假重兩人親定爵名十月戊辰 上渡黃河次榆林

十一月火牌下兵部調西官廳官軍勇士人馬各六千餘赴宣大接伏壬子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納其女十二月戊寅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歷石州文水諸州縣初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有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進遂當 上意及自榆林還戊子至太原復召之載以歸自是大見寵幸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彬及諸近幸皆母呼之曰劉娘云十四年正月三日戊戌發太原壬子還至宣府東西往返數千里 上乘馬瘦弓矢衝風雪備經險阨聞寺從者多病憊弗支而 上不以為勞也二月命彬提

督十二圍管壬申自宣府還京是日先駐外教場親閱
所獲首虜器械申刻乃入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羊酒
奉迎及頒賜銀牌花紅俱如前甲戌大祀誓戒至夜不
出明日始得 旨致齋丙子如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
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卒百餘人丁丑 郊禮畢遂
幸南海子獵是日侵晨京師地震風霾至次日始息
駕還御殿行慶成禮巳卯楊廷和以居守勅書進繳報
以不特巡幸勿繳刑部主事汪金以 上將南幸疏言
不可南幸者九所宜戒者一所謂九不可者利害較然
陛下豈不知之尚待臣之強聒但邇來 陛下好惡之

際永免少愆于度故以不可爲可者容亦有之臣以爲
非陛下之本心或誤于酒耳夫酒之用不可過過則
亂性令人善忘又甚則致病伐生臣迂以爲陛下所
宜戒者莫甚于酒乞少垂睿察不報上嗜飲常以杯
杓日隨左右欲乘昏醉市權亂政常預備俟少醒卽奉
以進或未溫輒冷飲之終日酣沉凡事顛倒迷亂實以
此故金所言最爲對症己丑上自加太師勅諭南幸
廷臣伏闕極諫者百餘人宣諭乃退彬患之激上怒
三月望日托氣疾免朝越四日悉下廷臣于獄考訊死
杖者十二人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赴闕判办于胸以諫法司阿彬意倏斬并杖死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于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南行之議始寢顧怒不解意勃勃未已會濠逆謀愈急上亦心疑遲徊七月反報至議親征下令有諫者必處以重法且加極刑彬兼督東廠是時張銳居東廠錢寧居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愈重勢益熾命楊廷和居守毛紀贊之梁儲蔣冕扈行八月癸未發京師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軍門提督官較辦事神周協贊行事錢寧量帶官較隨李琮同太監劉祥統捕盜硬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運神器已酉杖樂

官臧賢施鉞司鑑于午門發戍藉沒初賢以伶人得幸
濠遣使厚遺之爲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故反謀益固
至是事覺詞連寧比賢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使盜往殺
之滅口丁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第時都御史王守仁
平宸濠之奏已至 上決意南幸忠勸太監張永彬奉
等各以兵從欲掩爲已功于是留守仁疏不下戊子

上至保定府九月張宴堂上巡撫伍符巡按管糧主事
皆侍宴行酒 上問符知善飲與爲藏闈之戲符偶勝
上不悅故投闈於地令符拾之罰飲數瓢符頽然 上
復大笑戊戌 上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迎越三日傳

令進宴宴具草畧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
宴都御史王珣獻觴步緩 上目之神周因休珣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宴漕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蓋
恐 上誤以爲珣也彬從旁厲聲叱之冀併罪兩人

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科歛得罪者鑑懼悉所
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關鑑
泣懇于 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
也鑑語塞而退蓋 上巡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聰察不

爲左右所惑類此 上之南征劉娘娘疾未卽從與約
召以玉簪爲信過蘆溝橋因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可

得及至臨清遣人召劉劉以非信辭不至癸丑上獨
乘柁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氏俱載而南其發臨清
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有數人追及之道遇湖廣
叅議林文績入其舟奪一妾而去十一月辛丑龍舟自
徐州順流而下乙巳至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陽第所
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嚮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
至是漁於浦者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陽等處文武
官皆以迎送彙集戎裝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
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拷縛縣長吏不異奴隸通
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

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
較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
詰或稍拂之輒摔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甲
寅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命羈
管朱寧於臨清己未至寶應縣漁於汜光湖十二月辛
酉朔至揚州府先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提
督府將駐蹕焉經矯旨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
一夕皆適人乘夜靜爭門逝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
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砍邪瑤不爲動徐
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

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愈怒揮使去經密覘寡婦及娼家夜半忽遣騎數人叩城門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梓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住尼寺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爲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厚以金贖方得歸貧者悉收入總督府壬戌上以數騎獵於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獵以劉娘諫而止總兵神周至秦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皆逃匿不敢出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麋兕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途潦而止辛未漁於儀真之新

視大江命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
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丙戌至南京十
五年正月丁丑迎春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復欲就南
京郊祀梁儲疏止之彬率邊卒數萬恃恩跋扈無人臣
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公徐鵬舉宅不啟中門不坐
中堂因高皇帝數臨幸避之一日招彬宴遵故事大
怒告以故嘿然而止時喬宇爲叅贊尚書守正侃侃府
尹胡宗道樸慎數被辱如傳吏憂懼臥病扶風人五月竟卒府
丞寇天紇代署與宇並哲而長挺身協力每事裁抑且
募健兒置左右彬每矯旨有所索必請而覆其計稍沮

素輕南人弱可欺戲命從者手搏不...憐人皆倚以
爲重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
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 祖宗法制孰敢

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字言拒乃止

一日
駕夜

至七門索不應
宿于報恩寺

六月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

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將爲逆
俄噤而止理或然也時有物狀如猪首墮于 上前其

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滿壁皆有若人頭懸掛于上者
而濛繫舟中泊江干日夕傳儆 上頗疑之閏八月八
日詣 孝陵辭癸巳受江西俘丁酉自南京旋蹕是夕

發龍江已亥漁于江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
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至鎮江幸致仕大學
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燕入其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
御問文獻通考是好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
聖諭問幾冊對曰六十冊問世間書更有多於此者否
對曰冊府元龜更多凡二百二冊俱取以進又明日飲
一清第樂作上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呈
一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及駕
還凡五幸焉又幸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已卒殞于堂
上臨其柩嗟悼命所從番僧爲之誦經薦福貴家亦有

所獻云九月辛酉躡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顧仕隆等
進賀供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過山
陽縣學不馬視廊廡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資治通
鑑等書以出是夜止故尚書金濂第癸亥重陽節 上
在淮安左右競進菊花旗牌官遂緣此責取城中大擾
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
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
自是遂不豫進及臨清太醫吳傑自京中召至 上視
之而責曰何不蚤看我傑奏萬福無恙諸內侍密問狀
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彬來問故寬之曰何害行即

愈矣十月庚戌至通州兵部尚書王瓊入見彬尚欲導
上幸宣府恐一至京有郊祀廷試事淹留又恐廷臣
習前事力爭乃說上召皇親勲戚內閣府部科道官
俱至通州議宸濠獄彬上言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
將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獲乞明正其罪
批答褒賜勅歲加祿百石蔭一子錦衣正千戶凡祿米
皆本折兼支戶部媼之援慶雲侯例先給千石并所加
俱本色時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然未敢指名彬在
上前談笑任情至是指斥若敵已云上之北還也每
令濠舟近御舟銜尾而行意其防之既用彬言謂左右

曰吾必決此獄乃入楊廷和等已至通州請如先年處置高煦賔鑄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乃爲合體上使人諭意再三竟莫能奪已丑賜宸濠死焚其屍然上體已憊諸內侍更疊愆吏還京彬計不得行甲午上至正陽門城外文武百官迎于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死者懸首于竿亦標白幟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踰大內而出彌望皆白幟者訝其非佳兆云丁酉南郊

初獻 上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扶歸齋宮踰宿 駕
乃入御殿行慶成禮免宴辛丑賞百官綵服銀牌壬子
上方疾視朝手勅改兵部尚書王瓊于吏部十六年正
月 上視朝如常儀自是不復能出疾漸劇諸內侍皇
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楊廷和上言
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
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
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
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爲
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

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空調節飯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且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可 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事遂得止

前一段見 關史余感紅丸事收入小品中御藥不可輕用外人尤不可引入如此齋為李可灼榜樣其罪當該薦進者不當輕有後崔呈秀疏云絃逆大罪未正湯特小品先刊經不相象推余與孫淇淇宗伯作伴將併殺之又挑逆進到閣中查問實其事同登以余對逆進令取書來看先余入京以此為贊文華殿太監來索數一五十部與二十部左右具知之詳取以進逆進不謀一字先問曰有序文慶曰有曰誰所作曰自作曰念來我聽念畢嗜曰開話耳再有序慶曰有問名念如前曰也只爾話問美咲曰十咲曰何處翻起亟走馬問崔家崔曰我何知小品亦何暇去看俯某府尹起草且為指次曰此一句關機密不可不窮治復馳馬頤天府問之簡出以付欣然得意其羣從皆喜曰朱老類鐵裏耶既至復令念而聽之徐曰意有在却未說姓名姑置之孫

亦僅止論成陞府尹為心部侍郎逆送既強方定案
雖死者議起廢奸黨尚多備欲片孫而錄可於卒不得
行孫起原官
余翰活至今

吳傑出入宮內數進善藥未效諸內暨或

尤之曰初許還內今還久矣技止此能復加乎而上

廷卧無恒多忿恚或却藥不御三月八日庚申改團營

西官廳為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

伯朱恭平虜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俱提督

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練人馬令別開團營教場

十四日丙寅上崩于豹房先一夕上大漸惟太監

陳敬蘇進二人在傍次日蚤少監陳巖倉皇來報駕
崩矣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投一紙乃太行

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與張銳斗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反奏 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楊廷和等讀罷舉哀畢卽定策往奉迎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奉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管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葦各處皇店管店官較并軍門辦

事官旗較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還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泰意若不怕邀兵部尚書王憲至東閣欲有所言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評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爭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以脅也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

個賊問誰是賊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
蓋又以琮脅也廷和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
何爲自取滅族禍泰曰琮克狼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
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何能爲也若必欲與平虜同
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
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曰君疑江反耶江
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親閱見其驍勇囚留置左右
旣而護從巡狩一時内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
罪欲反近年反者內寘鐮宸濠外劉七藍五鄂老人俱
隨起隨滅江親臣家屬在人掌握不比數賊從兵雖多

皆朝廷爪牙 先帝遺愛在人餘威可畏假欲萌弄望
卽顧盼間蓋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
君協力共濟 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

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
數寸管其何能爲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探意者
對語明快彬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
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廷
和聞笑口豎子何能爲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
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
朝臨罷密語同寅皆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曰

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
與工書李錢吉服行禮廷和等赴文華殿右坊寫上
銘旌大闢俱在延和屏左右謂魏霏曰大功已定大患
未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
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
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
計議紛紛若不早請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
嗣君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廷
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
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真死有餘戮魏曰實然

銳猶極力爲辨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
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途
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任其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
曰且收住俟 嗣君處分廷和曰亦儼旨監候耳異日
事在我等自當斟酌從寬卽擬旨奏 太后出閣中候
命久未下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官
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數家我輩豈可離此
地誠死此亦得死所諸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項有
報宜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
初彬行禮畢張永知其謀留彬錘于宫外飯蓋欲以計

擒之也未發張銳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
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
叱曰 皇帝何在旨安從得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
追者至就縛拔其鬚幾盡頃之神周李琮亦自其家縛
至罵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
杰鰲熙皆錦衣指揮并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
腹心於東西北三門衷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
先以計安之後出不意擒之京師百萬流血禍不可言
矣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曰
安得有許大力士時久旱遂兩城中謹聲雷動爲之謠

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吻穩聲相近也周琮亦以邊將得幸俱賜園姓陞至都督與彬聲勢相倚隨駕所至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之二三時各鎮奏報有爲彬壅滯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既執一時赴鴻臚寺投進者几九十九封赴通政司者七封藏於彬家及鎮國府者三十封千戶常洪以彬僞旨採方物于湖廣其中多奇椎難致者巡撫官折價以進爲銀萬五千有奇北至張家灣洪聞彬敗潛逃去又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設香案於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鍾至謂之曰有密旨令汝傾貲產謝恩因羈之別所趣其家管辦然實

無所奉旨也又王銳者亦稱錦衣千戶至杭以收誌書
爲名索賂數千至是亦潛遞所司以聞 太后命法司
緝捕洪等銀貯戶部 世宗立六月戊子磔彬于市子
及神周皆斬頒其圖于天下

錢寧

錢寧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太監錢能家爲奴能嘗鎮雲南私通安南爲巡撫王恕所發後召歸復守備南京能死寧冒其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因得見

上猿狡善伺察迎合又善射拓左右弓大被寵幸 賜

國姓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累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

詔獄言無不從權日益重引樂工減賢回回于永及番

僧等相北昵爲姦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誘 上改遊

爲娛樂雜陳伎術以取悅固寵寧朝夕侍豹房 上醉

常枕之而臥百官候朝每至脯莫得 上起居惟探伺

寧寧來則知

駕將出矣都察院經歷錢岌

後陞廣南太守劾罷

拜寧爲父任以腹心日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已欲彈劾者輒先爲之計諸司事必與寧關白諸大臣造謁惟恐後有因以致樞要者小耗其意輒遭中害或事危急往往扣寧卽得解內官武將欲轉爲鎮守總兵官率持重資投其門所得無算大學士楊一清先爲吏部尚書考察寧有所請不遂嗾武學生朱大周肆劾遣人鬻鈔於浙鈔敝價重皆抑配於民布政方良永疏其狀請黜責令罷若懷詐遂非宜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寧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乃止密

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以母老身病再乞致仕皆不允下巡按查勘乃得請初良永之上疏也常以書抵當路爲寧所覺其人大懼詣謝罪爲十二拜禮乃已一時相埒者東廠太監張統中外稱曰廠衛衛較誼爭三法司道上司務林華出不避因杖之較語不遜評事沈光大復杖而囚之寧遂奏較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違例執光大華下錦衣拷訊黜光大爲民華降級調外履衛勢聲赫奕較卒每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爲老尊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體貌陵夷公事掣肘論者每太息焉寧富貴已極于石經山造寺窮極壯麗邀上幸焉數

日乃還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田且令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寧又日伺朝廷動靜泄之於濠謀令世子赴闕爲立儲地寧爲畫計先以玉帶綵帟附典寶萬銳馳歸詐稱上賜以眩衆聽江西副使胡世寧典寶閻順發其事寧又爲之隱蔽文致世寧及順罪戍邊時江彬得進擅寵用事寧思間之一日搏虎召寧使前縮不敢往上笑曰誰謂汝勇者彬見亟趨進上爲虎所迫幾傷彬力撲之乃解上喜猶戲曰吾自足辦安用汝寧信爲然潛伺彬短言于上不應而心訝且厭之彬亦知寧必不相容乃探

徵旨調邊兵與京營兵互出入操練又言宣府近虜兵
精合大同兵勦虜可立大功壯威武如前朝喜峰口故
事且山川壯麗民居豐密多美婦人可取何如居大內
邑邑爲廷臣所制日聒耳不得自由空享華屋細旒失
馳逐瞬息千里之樂耶上大以爲然彬私計謂寧掌
衛事居中刺奸勢不及從上一出國門獨侍側惟所
欲爲盤桓不歸可居外制中蓋反其術用之上亦適
投所欲自居庸至宣大以及陝西幾忘歸寧已失所馮
依竟不悟旣度上必不空子密主寧庶人一日事成
已與王瓊爲功首彬在掌握中不復足憚瓊故有威名

可仗寧又遣妖人交關其間謂帝星已明王有異相府中有異兆事在必成成則封公如魏國故事瓊比李韓公其實先許李士實劉養正以此啖之令爲死間也彬亦頗聞之見上未敢直言惟言北巡勤武則凡百奸宄盜賊自當消鑠且寬寧目前之碍寧亦喜已得自擅省常侍之勞安享富貴之樂蓋小人伎倆情狀只是如此往而不返恣睢暴戾益無所忌竇坻人李鳳鳴先爲御史劉瑾喜之與竇杲同捕賊酷暴爲衆切齒瑾誅得罪削仕籍家居無賴益甚出入諸貴倖門下倚馮聲勢寧通其愛妾故庇之嘗與從弟鳳翔有怨嫉緝事自發

其陰事收請刑部當死刑部疑有寃併捕鳳鳴鞠之鳳鳴使其妾懷狀赴長安門愬寃因自經死門者以狀聞乃仍坐鳳翔死而鳳鳴連及寶坻知縣周在并鳳鳴素所警者盡抵罪御史張仕隆許寃以失入降級調外時御史周鵠潘倣亦嘗治鳳鳴事俱爲所搆鵠陰賂寧得贖杖復職倣巡按陝西踰年代還乃逮問仍擬降調都御史申救姑免之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爲公費而以囚糧之贏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衣千戶王注與寧結奸扶寧勢縱恣有警者善歌出入注家警者之兄與八關不勝注爲執鬪者榜掠之死其家訟於刑部攝

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休文續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續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監卽據實証成獄注聞而懼求救於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主事鄭懋德林桂相繼提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窮治於是三法司皆恐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于寧子麟及侍郎金獻民胡詔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監禍禍尤之秉監稱病不出旣而寧必欲改獄秉監乃移兵馬司覆勘指爲病死注得改擬而死者之家以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客禮

及獻大理寺亦卽報允寧意既釋乃寢囚糧事不治懋德桂本非其罪皆調爲州同知畿內盜賊縱橫叅將宋贊桂勇買鑑等獲刷賊申窩頭趙祥何通及其黨九十餘人于近郊賜勅獎勵提督太監張忠都督許泰而下大加賞蔭旣而窩頭等六人越獄走匿故賊郝聚家兵部募擒賊者賞百金陞二級匿者同罪聚乃首于官擒祥等四人窩頭及通皆格鬪死又以所捕他盜皆指爲番頭黨寧奏聞行在兵部以爲寧功亦賜勅獎勵增俸加廕初賊之逸上在宣府聞之謂寧居守顧有此變頗不悅江彬因譖之寧寵由是漸衰而濠反謀已露

朝議遣官宣諭寧從中勸沮不可得與臧賢密報濠且謂議者欲離間宗室將坐以罪不知上已先疑寧黨附蹤跡益顯逆值天亡之期矣濠既反收臧賢杖而請戍寧恐連及遣八役于塗盡并其家猶務爲掩飾祈免罪上親征勅兵諸內侍及江彬以下皆從初不及寧留之居守寧恐離上左右爲人所發乃私求息從及駕發出正陽門始令寧俱南江彬計已得行至臨清用間止寧董皇店役遂白其通濠狀上大怒曰我固疑之黠奴乃敢爾時將渡淮遂令卽臨清拘繫之又遣人至京錄妻子家屬并收其黨太監劉景都指揮廖鵬

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巖于錦衣獄環初鎮浙江貪利
亡厭賂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
西時受濠饋遂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
爲弟與其子鎧銳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
往百計股削公私一空及廖鑿鎮陝西復令鎧隨股削
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寢如鬼諂
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士夫多
與往還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爲非巖亦累冒功起白
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
拂其意用計傾之爲寧通賄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

與濠通佐準皆寧婿驟貴者明年 駕還械寧以從與
諸從逆者俱俘以入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
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玩財貨不可勝計
會 上晏駕 世宗卽位命磔于市仍揭罪狀并繪處
決圖榜示天下寧子永安甫入歲已爲右都督養子錢
保等十一人素姦惡相齊俱官錦衣併斬王準已先死
鵬職佐錯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十沒爲奴環
僅革職旣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朱史氏曰彬寧皆奴才耳 武皇狎之一居環衛一隨
屬車去國經年巡遊四里雖有新都當軸晉溪乘輿又

水火不相濟此皆亂徵可危者然宸濠一發卽擒南都
久淹終返擾攘中天下晏然亦不聞北虜之侵潢池之
警似天假此爲 世皇開先成嘉靖之治獨惜 孝皇
仁厚遂乏孫枝 武皇聰明終斷嗣息余嘗拜 泰陵
在山之西麓臨河制度卑隘 康陵卽在河西之涯相
望僅里許面河直瀉凡二十里反折而去環繞 長陵
風氣完固二陵夾河上流當咽喉最瘦削處義無所取
說者謂干法當督其然豈其然乎 孝皇爲我朝第一
聖主 武皇末命得賢輔按 祖訓兄終弟及授受得
人卽 張太后從輔臣之言擒江彬絕禍本張永彌縫

內外丹陽、姚新都定大策夷大憝非其力不濟功甚
大乾坤駢復之交二祖實式靈之又挺生奇才以濟
厄運千古未有迄今履平思危亦猶人之痛定思痛如
彬如寧并瑾具存梗概見龍德未亨必多狐鼠之跡太
陽將朗尤喧鬼魅之聲變態頗多關係不小而于三人
乎何誅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七

朱國禎輯

大禮

正德十六年辛巳夏四月二十二日癸卯 上卽皇帝位丙午諭閣臣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懸念可卽寫勅遣官奉迎并官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兵工二部仍各差郎中一員沿途供具於是遣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請安陸奉迎初 上之發安陸也不忍遽離母妃嗚咽泣泣者久之妃亦戒以此行負荷重毋輕言在塗尤思慕不已故 極甫三日卽有是命戊申命禮部會議 興獻

王先祖封號五月戊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
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卽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
其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備今 皇上入繼
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
興獻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
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
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爲帝后者皆見
非當時取議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
亦言陛下旣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爲考乃詔立濮王
園廟以宗濮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

而謂所生爲叔伯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
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
對正統旣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 興獻王於

本生父與漢安懿王事正相等 皇上宜稱

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

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上箋俱署名任皇

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爲後世法疏入 上

日父母可移乎事體重大命再議澄等執議如初因錄

願代彭思永議漢王禮疏進覽 上仍命博考典

議以聞時進士張惣獨以廷議爲非言于同鄉侍

王讚謚言于人一時大臣聞之皆訕罵調讚南京尋
劾罷之至七月璉上疏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

聖考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
廷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
也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
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 武宗皇帝嗣 孝廟
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 陛下以倫序當立
人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爲人後

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者謂 孝廟德澤在人
不可無後假令 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
之義且今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
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爲人後 聖考
所生惟 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
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
弟又繼祖宗絕亦當繼祖此正 陛下今日之謂也
故在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
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
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

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順之至也 上得璉疏大喜此論一出吾父子終可完也亟下所司議聞廷和曰秀才何知 上尋御文華殿召廷和以御批禮部會議構號疏示之且諭曰卿等言皆是但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八月朔澄等復上疏議如初且言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

詳於宋程頤之議因錄明帝詔進覽科臣邢寰等亦以爲言報聞上仍命詳議以上而是時母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遣文武大臣各一人迎于通至之口母妃由崇文門入東安門上迎于東華門不許已請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玉門入宮又不許親定其儀從正陽大明門中道入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又諭廷和曰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爲朕委曲折中申其孝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爲永久奉養廷和等

及澄等復執如初 上曰茲匪細故大倫大義攸繫卿
等博采叅酌具奏廷和見事急禰病求去澄等上言一
得之愚已盡茲欲仰體 聖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于古
協乎情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之地腹心之臣在非臣
等有司所得而專也時爲十月己卯朔母妃至通州己
七日聞稱號未定諸舊臣皆已晉秩光寵愠甚不肯上
曰安得以我子子它人奴等恩澤從何自來大王王妃
固是本分子貴父母獨不且入官何以致詞何以行禮
我還任皇帝自爲之可也 上聞涕泣請 皇太后辭
謝謝奉母歸藩官府皆大震於是 皇太后有旨命與

獻王稱興獻帝妃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后
母妃始入京謁 奉先奉慈二殿已而進士張璉復進
大禮或問反覆幾四千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
韜亦上疏議與璉合並下所司十二月諭廷和等加興
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言 聖孝有甚不得
已之情臣等職在輔導不敢阿順以損 聖德封還御
批仍依原擬進 上諭以哀哀之情不容自己用極之
恩報亦無窮可承朕命以表哀衷禮官及科道官執奏
不允廷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
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

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
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號
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入繼
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其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
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
英宗顧下詔讓而不受未嘗侈然自加尊稱也今興獻
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孝
廟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奉 詔願賜
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推大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不
必拘於史志可爲朕申明子義勉錄皇號施行庶安朕

母子衷心卿亦無托此爲辭宜照舊辦事廷和等復引古誼抗章求退上皆優詔留之一日文華殿引見上從容語及推尊事廷和復引堯舜受命事爲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吏部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順等言正統大義惟賴一皇字以明若加於所生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報以皇太后懿旨有諭朕不敢違澄復奏請大臣盡忠直諫乞降俞旨報又如之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理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合疏爭之而黃鞏曹嘉及黃偉沈光大等并劾張璉邪議霍韜

傳會宜罷斥疏入俱不報而璉已先去爲南京刑部主事有歷城巡檢房濬疏請蚤定皇考與獻王之廟號聖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璉議初璉大禮或問下禮部看詳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致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璉將南行掌詹石琚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璉曰子不應南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璉曰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而母妃初至欲入謁廟朝議諱然以婦人無此禮宗廟非婦人宜入璉曰古者婦三月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

非妄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然止謁奉先殿

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疏言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

社大計特請慈壽皇太后迎立陛下先時未嘗育

之官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獻王固陛下

之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陛下之繼武宗自祖訓

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

爲後而以繼嗣爲名則陛下直繼武宗爲之後乎抑

追繼孝宗爲之後乎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爲

之後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武宗而重爲之後

無一可者也且興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

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疎屬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夫體以義起政由時異今殊爵顯賞加於藩邸舊臣而使至尊至親獨蒙舊號虛皇儀而不展臣所謂舛也故興獻王宜尊帝稱別立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壽之例庶義恩並行不悖下所司會祀南郊禮成其日清寧宮小災澄言變不虛生乞存憂懼以致順天悅親之實又考孝宗母慈壽詔勅頒布協于

情已復加恩

生尊稱帝后臣等將順無所不至今

御批直曰父母又各加皇字則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
恐不可告郊廟播天下科道交章論諫給事中安磐謂
與爲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爲謚法不可加於生
存之母御史李儼謂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羣小
之心漸構兩宮之隙程啓充謂虞舜不後瞽瞍光武不
封南頓禮無二本自古已然今帝后之稱旣行廟享之
禮何辨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報聞然
上亦因災不自安持未發二月諭禮部慈壽皇太后
加上尊號爲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
爲莊肅皇后本生母與獻后加上尊號爲興獻國太

后憲廟貴妃邵皇太后加上尊號爲壽安皇太后禮
成詔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與獻帝尊號遣官詣安
陸州行禮諭冊文稱孝子廷和等復言非古禮不敢曲
從封進原擬上諭如初終不從起用尚書林俊言禮
當爲人後不得推尊所生緝堯舜至宋理宗凡十條以
獻南尚書楊廉引程朱爲證皆下所司治中王槐請就
安陸設祠祭署從之以王田伯蔣翰子榮除奉祀世襲
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如周祀文王遺意
命集議以聞尋壽安皇太后崩禮部議十三日除服詔
用二十七日

二年毛澄致仕陞汪俊代蔣榮以祭器樂舞爲請禮官
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再上不允御史
參貫言 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于署官與獻帝
必不享請選宗室近屬主之沈灼言古有七世之廟無
墓祭之文廟祭當隆陵祭當殺今陵祭不用樂鳳陽諸
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冊崇仁
王襲封以主世祀然後下廷臣議定樂制期于得中而
禮部方議何淵之奏給事中章僑周瑯瑯極言不可禮
部會議謂八佾既用於太廟則安陸廟祀當避二統之
嫌疏俱畱中竟特 旨用八佾

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其略曰禮
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強附末世故事識者心知其非
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璉霍韜上議論者指
爲干進人懷疑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
細故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
君臣一體之義哉願 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

孝宗曰皇伯考 武宗曰皇兄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
廟於大內 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
者定矣臣又欲以請迺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書吏
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更改無

煥臣言乃至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耶謹
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尚未下也
上曰此禮關係天理綱常須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
詳議廷和知 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許之俊曰公去
誰可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辨
示群臣俊得之喜以宗法爲重曰異議者斬因大集廷
臣言前後章疏惟張璠霍韜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
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萼
等肆言無忌情罪可惡疏入 上曰還叅衆論再議初
武定侯郭勛與議卽曰 皇上有折中之言不可偏執

俊與力辯大詬科道曾紳鄭本公等各抗疏請如部議
上責以朋言亂政修撰唐臯言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
生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說俱奪俸楚王榮泐以
儀賓沈寶疏上曰大臣皆欲 皇上取法唐虞未有舉
堯舜之事者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父瞽
瞽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郊享者以
爲父也子焉而不父其父可乎代府長史李鈞奏曰

高皇兄終弟及之訓慮至深遠由 孝宗與獻帝然後
及陛下則皇考聖母宜隆尊稱不辨自明南都察院經
歷黃紳言群臣牽引宋事強陛下考 孝宗而滅 武

宗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幾于三綱淪九法斃錦衣千戶聶能遷言比者儒臣欺罔置興獻帝無祀臣武夫姑以武臣襲替言之無嗣者必及弟侄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者而况陛下天下大君乎 上得疏益心動有 旨亟召桂萼張璉入京師會議越旬有五日下諭曰朕奉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至當以聞三月丙寅朔 勅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爲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爲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詔告天下仍命于

奉先殿側之西室奉獻皇帝祀而先是俊等言遵詔冊
議竊謂興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孝無窮莫能稱塞請
於興獻帝帝宇上興國太后太宇上更增一二字以全
尊號庶上慰聖孝所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
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疏上復留中十餘日至是
得前 旨俊等復執議言 陛下欲改稱 廟號自尊
本生立廟大內臣等竊念此舉所係甚大 陛下入奉
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昔興
獻帝奉潘安陸則不 祭 憲宗今 陛下入繼大統
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然興獻

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 陛下得迎與國太
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典獻帝以天子之禮樂
則人子之情俱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
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爲合禮臣等不自揣度竊効其萬
一請于獻帝徽稱之上仍宜冠以興字蓋獻帝初封興
國識者知爲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實美則于本生
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嫌二聖孝彌彰而人心大定
矣 上曰立廟原無著議止于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
伸朕追孝之情迎養藩邸 祖宗朝無此例何當飾以
爲詞着從實自陳俊隨疏伏罪切責而宥之奪司務范

詔等俸一月尚書喬宇等疏諫且言重本生者適中

陛下易從之意 上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專厚本生疏

中何說姑不究而先正月興國太后壽節命婦朝賀二

月 昭聖太后壽節獨免言者皆得罪後又極言立廟

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爲定陶王立廟師丹非之豈

以堂堂盛朝 陛下大聖乃有此失終不聽戒以勿得

執拗掌詹尚書石瑄等國子祭酒趙永等疏爭 上皆

不省有 旨大禮既定張璠等不必取來時已在塗同

上疏謂本生二字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與陰奪之也

世無兩考之禮今之所加決非 皇上本心在不察者

以爲親親之辭 陛下不失爲獻皇帝子而在禮官正
借此爲外之之辭明 皇上爲 孝宗之子云爾不亟
去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夫此二字實禮官
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
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臣等奉召復止蓋禮官懼臣
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
公議終不可泯臣等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
繼統爲重並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大夫始有與爲人
後者故仲尼觀射謂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而宋
儒朱熹亦謂古禮壞于定陶王時謹條七事呈覽惟

聖明裁察璫又疏 皇上入繼大統固非執政大臣之
所能授亦非執政大臣之所能舍也禮官執爲人後之
說致 皇上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臣言之已詳伏
見 聖諭諄切于是執政妄窺 陛下之心故今日爭
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陛下之心日亦不帝不皇
爲歎既而帝 興獻帝以爲 皇上之心既慰矣故留
一皇字以覘 陛下將來未盡之心何如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爲 皇考稱 興獻帝爲本生父子之
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爲而今而
後決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誤 皇上以不孝

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
奪之乎會議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
者所謂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如以
皇太后懿旨已定如何可背此正臣所謂留一字以覘
皇上未盡之心者臣切謂初奉遺詔繼大統非奉懿旨
爲之子也何背之有乞再詔中外定皇伯考皇考皇兄
之稱則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芻亦有疏至引唐
虞禪受夏商皆立弟不立子周立子至六傳無嗣爲言
上益意移併議且促璉芻入京汪俊力乞休責其肆慢

勒回籍吏部推賈詠吳一鵬代皆不允特旨陞席書爲
禮部尚書毛紀蔣冕先後力言且乞致仕俱不許給事
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等各疏論張璉霍韜首爲厲階
席書方獻夫私相附和桂萼竊衆議以附已私攘臂不
顧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廟於大內
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 孝宗旣不得考獻
帝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
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責其狂率並下所司而意獨沉
吟曰太廟太廟蓋反開 上稱宗入廟之端矣璉萼及
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同上疏曰今日典禮之議

以 皇上與人爲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 皇上爲人
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
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如以勢則 天
子至尊無上敢誰敵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
草芥也爲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
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不
之圖乎比者奉命集議終日相向莫敢先發者勢有所
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竊恐玩愒欺弊不足以成聖孝
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羣臣而詢之曰朕以 純皇帝

孫

敬皇帝任

獻帝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奉遺詔

倫序當立入繼大統非以爲人後者也初議云云朕未
及思遽詔天下有乖綱常今當明父子之大倫從實改
稱爾文武群臣各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之
天下如此則凡在廷之臣有不感泣而奉詔者非人也
疏上報聞禮部奏建室之議謂璉等言大統公人後私
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等語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
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况當
大明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且繼
統則法堯舜而宗嗣何獨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
在考不考惟欲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

廟制未有皇伯考之稱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恐非所以加於宗廟也前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以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萼璉付法司論罪上曰朕承天命起自藩邸恭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躬親奉侍本生皇考今廟享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西室空所亟諏日興工四月己酉庚戌上兩宮尊號如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上言昔曾

元以父寢疾憚于易簣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
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
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
其衰之歎且群臣之議再四詳慎謂當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
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爲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
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冷
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
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伏望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

遇以光大孝 上以爲出位資授下鎮撫司考訊蔣冕
自劾求退責其非大臣事君之道致仕編修呂柟因修
省自劾列十三事中謂大禮未定諂祀日崇忠諫日禍
引爲獻納無狀之罪治之如守益皆謫外遂有 旨定
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 勅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侍
郎吳一鵬往安陸改題獻皇帝神主迎請來京一鵬等
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安陸乃恭
穆啟封神靈所戀又 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
世祀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言改題神主奉安陸廟

中觀德殿別立神位以慰孝思有 旨戒勿復瀆促令
具儀不必會議六月璉等至京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
與通皆稱疾不出數日後始朝退班恐有伺者出東華
門走入武定侯郭勛家助故狂跳甚喜約爲內助給事
中張翀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言
桂萼首倡亂階張璉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啄而旁
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
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
命中下行取之旨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因此得罪
寧瑾之奸流禍亦不至此俱下所司陞璉萼翰林學士

方獻夫侍講學士於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
修王思各疏言耻與萼等同列乞罷歸不省尚書喬宇
言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已兩陳其不可今復有陞
萼學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于倖佞學士之職甚重
豈可施於曲學被劾之人 上曰任用賢才自古帝王
之治聰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于進者即令視事給事
中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
又特疏極論席書及萼等罪狀乞正典刑時趙鑑為刑
部尚書聞之曰旨下即撲殺之吏部員外郎薛憲上為
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 上詰責學曾等有之續

相蕙皆下詔獄積相調外任蕙黜爲民于是璉等議大
申而諸王府及小人之附麗上言希用者紛紛矣璉等
復言今日典禮之議是非異同業已明白猶恐無徵不
信條十三事以上畱中修撰楊慎等三十六人言臣與
璉等學術不同議論亦異陛下取彼棄此難與同
列奪慎俸二月餘各一月鴻臚少卿胡侍劾璉等越禮
背經據璉所條者反覆論辯明其非是凡千餘言上
罪其妄言逮問謫外七月喬宇致仕去醫士劉惠周序
言觀德殿名不稱尊親之義乞下禮部別立新名上
怒重治因諭禮部去本生二字改上聖母章聖皇太后

尊號侍郎朱希周言詔令之頒未及三月忽奉更定之
論則明詔爲虛不足取信於天下命遵前諭行侍郎賈
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慎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余翺
等郎中余寬寺正母德純等俱同其僚屬上疏戊寅群
臣以前疏不下朝罷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 太
祖高皇帝或呼 孝宗皇帝聲徹于內是日 上齋宿
文華殿遣司禮官諭令退群臣固伏不起及午 上命
錄諸臣姓名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下詔獄于是修撰
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掖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
庭 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馬理等一百三十四

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九卿大臣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二十人又合疏以上中指張璉十三條倡爲朋黨之說黜以專權 上責其毀君

害政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實對孟春言璉先以私藁示人且副本在通政司故臣等知之惟望辨其正邪孰爲鯁直孰爲逢迎臣等雖死亦幸 上

復責孟春等不以君命爲重肆行奏辯倡率者爲誰再以實對孟春又言與部寺諸臣同心一詞不待倡率

上怒責以結衆懷私姑奪俸一月南吏部尚書楊旦等疏劾璉 上曰錄用才賢出自朝廷璉夢所言實典

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南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因言

議禮一事獻諫者超遷守正者或擯斥或下獄非 聖

朝美事 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洸詆費宏以下皆爲邪

黨且薦舉名賢自文其說報聞癸未廷杖五品以下編

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

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俞禎仵瑜臧應奎

張燦殷承敘安璽司務李可登皆死杖下

國史云然
致之未實學

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紳劉濟御史

余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母德純等皆

謫戍時霍韜方養病家居未及應召獨上疏曰議禮有

兩端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大倫之大經也徒崇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謂 陛下宜稱 孝宗曰皇伯考 獻帝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始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近者廷臣議上考 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二父之失也獻考徽稱既極尊崇聖母尊號亦二 昭聖此漢人兩統之失也大抵此體本原既差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豫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夫 昭聖久稱聖母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惟賴陛下之委曲承

迎務得懽心此可慮者一 昭聖禮秩雖崇然其勢日
輕章聖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使左右之人
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官之隙此
可慮者二願陛下啟聖母曰 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
尊無對必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至意 莊肅皇后母儀
天下十有六年接見之儀不可輕忽每致推讓不敢受
納之意俾官聞大權一歸 昭聖庶宗統正而嫌隙消
天下萬世無所非議 上嘉其忠義促令赴召而先給
事中陳洸有疏右侍郎吳一鵬駁其不經留中久之及
是得 旨以席書所進大禮考議方獻夫大禮論璉莖

前後三奏并南寧伯毛寬等疏下部集群臣博考倫理以聞戒勿執悖時書已至京與璉等獻夫大集廷臣闕左門辨議既定書等乃上言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世無二道人無二本 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曰皇伯 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 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稱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母也已去本生宜稱曰聖母 武宗仍稱皇兄 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名義如此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爲備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一遵 祖訓允合聖經追

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盪洗漢宋悖禮違經之陋
習議入甚愜 上意九月丙寅始定大禮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上冊之
日尚書秦金獻民趙鑑趙瑱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
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行禮被糾
詰責而宥之是月 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
毛紀乞致仕切責允之石瑤疏尊崇典禮斷自聖心聖
心安則行之 孝宗皇帝 昭聖皇太后皆陛下至親
骨肉今使疎賤小人輒行離間臣竊痛傷不忍見堯舜

之聖有此過舉乞如鄭岳徐文華及費宏與臣等原議
庶幾兩全無悖 上怒切責奪岳文華俸二月丙子詔
告天下十二月方獻夫言大倫已明纂輯張璉等五臣
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奏章編成上下卷
刊行天下許之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欽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
先朝所給湖池地土歲久浸沒祠宇改僧尼庵觀不便
祭享乞為查處會中外方攻席書等欽因言書及璉等
引臣祖修遺言以正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謫謫請寬
諸臣以慰人心給書等誥命以示勸疏下禮部科臣駁

欽託言大禮求濟已私時書掌部事言其事或出于假託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寬譴責者 詔乃令有司覈湖池地聽給書等誥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等任未滿不當以欽言而遽封 上曰書等奮義贊成朕孝時思報功非以欽言也學士張璉桂萼以柯維熊論各上疏辯且乞休其略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麩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 陛下擴大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以臣等爲君子則不敢當若以爲小人則不甘處惟 陛下辨之苟臣不去則讒不息衆不快徒使辨治之朝爲聚訟之所而已 上優詔畱之傳內閣

諸陵一體改 顯陵司香署爲神宮監安陸衛爲顯陵
衛三月壬午夜仁壽宮災 昭聖所居也御史郭楠言
阿意順旨者未必忠犯顏敢諫者未必悖邇群臣議禮
至跪門叫號其事似悖其心固忠也迺或鞭朴致死或
褫官謫戍臣不意 聖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
此願虛心詳察特賜優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
以收人心 上以大禮旣成楠違旨瀆奏命錦衣衛逮
治而先何淵請立世室爲廷臣所憎選平涼主簿屢爲
上官榜笞自訴得改光祿署丞至是復疏請立世室崇
祀 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夢璵等吏部尚書廖紀

等勲臣郭勛等給事中揚言御史葉忠等皆極言其不可而遂事已不可諫矣遣中官諭書必祔廟乃已書又執奏責以怯衆飾奸書乃會廷臣議請於甄城之東息城之內立一禰廟前殿後寢如文華殿規制祭用天子之儀出人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 祖廟獨尊之體避 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尋諭查議服盡祧廟之例部覆與 孝廟同祧但 孝宗在 太廟當藏于寢殿 獻皇別立一廟遷藏之所當代未有之典百年後聖君賢相必有歸一之論難以豫定 上命再議疏言 獻廟雖無

左右昭穆亦有前殿後殿祧後一如太廟不設時祭
歲暮出土本廟畢仍藏後殿與太廟同其悠久

上曰世世子孫獻享伸朕孝思遂度地于環碧殿舊址
擇日興工何淵謂神路迂遠宜與廟銜同門直開一路
以抵世廟爲當部覆勢須毀垣伐木撤神宮監而後可
請會官相度諸大臣又會奏皆稱有礙從初議便上
不允仍令速議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泰等以書議持
兩端連章論劾且言一旦砍伐舊物列聖之靈不安
上心亦必有所不忍上怒詰責御史葉忠復有疏責
對狀與楷等各奪俸二月給事中衛道再以爲言禮部

以諸臣堅執不便請仍初議 上命折監北房但容板
輿通行議乃始定

五年六月丙子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
至性爲臣子者第宜欽承孝治天下之懷各供厥職顧
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爲詞或乞休或告病或認罪或爲
人辨罪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
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 陛下之怒欲固籠
于已恐非此無以得 陛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凡
諸司言事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 聖德 上
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旣定內外群臣正當據誠供職

以贊成嘉靖之治慎勿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其
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
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
工部尚書趙瓚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
對峙 孝肅太皇太后獻皇之祖母 孝惠皇太后又
聖母也今立廟出於其左恐 獻皇在天之靈未安况
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 太廟矣觀德殿宜可勿更書
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 上復諭
大學士費宏宏乃請物該部十日興建 上易殿名曰
宗先壬寅 上以世廟樂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

曲名別於 太廟宏等謂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
功爲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 上旣從之復命禮
部會張璠議璠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以文武爲偏
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
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 上從璠議九月復諭璠
等 聖母將謁世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璠等具列文獻
通考所載唐開元禮 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
禮官叅酌舉行仍著爲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璠等
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石瑄疏言 祖
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卽

奉先殿也 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
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且乾剛坤
柔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
容悅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 上責以語欠酌
量非大臣愛君之心席書方在告謂禮實無據請上裁
定 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 獻皇帝神主
越己亥奉 章聖皇太后謁焉十月薊總兵馬永言
議禮伏闕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大禮既明羣疑
盡釋 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
矜釋以彰浩蕩之仁 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既而

復爲戍邊陸完乞卹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
救永外謫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
城守器械久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攝府而馬永近復安
置此天啟聰明爲根本之大計也乞寄以管務必有所
益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狂言召還原職報
聞

六年正月張璠上言纂要已成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
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今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
宋諸君也臣等之爭非爭今日也爭漢宋諸臣也前集
議成于禮部猶存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全書出于

史館宜崇典則之體 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行于一時以覺凡愚不可遽廢 天子之書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爲宜做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者必書每書必實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 聖裁見非 天子不議禮也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議采爲要略謹錄以獻方獻夫霍韜疏曰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魏莫甚于明帝漢莫甚于王莽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感人最甚主哀帝議者王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若魏

明帝以篡逆得國本名教罪人不足多論惟宋儒祖述
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詔並
付史館張璠又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與舉朝相抗
者五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疏今又勅修大禮全書元
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而讒謗繁興使全書告
成而誣陷益肆古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云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黨難離 聖明剛決臣無容憂第清明之
朝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敢安也 上優詔留之
六月御史虞守隨家居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以守隨爲言官不聞獻議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有

希進心下巡按提問是年郭勛璉等持李福達獄朝
臣得罪者四十餘人

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書成頒布天下加恩纂述諸臣勅
定議禮諸臣之罪楊廷和罪魁革職爲民毛澄病故削
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林俊冠帶閑住何孟
春雖佐貳情犯特重夏良勝雖部屬釀禍獨深俱爲民
其號召衆人濟惡者當時已正法典茲不再究 上諭
璉等曰爾等所輯果于理合則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
謬者貶斥之亦使後人無所惑璉等乃入席書註論
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

有所發明者于是璉等先撰稿進呈 上曰覽所撰其見爾等盡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宜皆一一直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上疏自悔其議禮之非初爲人所誣誤後以質其師王守仁言父子天倫不可奪今 上孝情不可遏禮官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然後大恨其初議之不經而悔無及也疏下吏部尚書桂萼因言典禮出於人心自然雖孩提之童無不明特以執政偏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設機更相傾搆故一時雖智謀之士明知朝議之非不過姑爲兩可之辭或微示輕重之意未敢明言以觸

時忌者澄乃修慝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
有如澄者聽自陳其逼勒誣誤之由量賜未減錄用如
故 詔可及明倫大典成 上閱之見澄初疏大怒遂
諭吏部澄嘗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
悔罪爲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爲廣
東高州判七月己卯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孝惠
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尊
號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 聖母尊
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

十一年九月丙午逮原任霍州知州陳采下獄拷訊采

上疏謂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 武宗遺詔

本謂 陛下乃 孝宗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倫序當

立非與 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

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謂陛下不當繼嗣 孝宗止繼統

於 武宗因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 宗

廟既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侃之謀以陰壞我 祖宗

已成之法廷和雖蒙黜罰而心跡不明張孚敬首開言

禮之端而乃遺漏 天潢那移 祖訓誣罔 先帝疑

誤 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原奏

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

定頒行天下久矣采乃輒敢妄議執送法司拷訊

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瑾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訖於

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為兄終弟及 陛下承

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孚敬議禮乃
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又謂分祀日月
於四郊失小大尊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撤其塑像
損其禮樂增啟聖祠配享皆非聖祖之意 上謂瑾毀

上訕君大肆不道令其對狀根究主事之人瑾服自妄

議希恩實無主之者比擬造妖言律坐死繫獄孚敬具

疏自白得 旨秦瑾訕君詈主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

惡卿不過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堊不獨陷卿其實毀朕卿母畏小人自易初志

十五年十二月加上 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 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尚書夏言謂兩宮各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加而並之如此

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應復古禮建明堂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園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園丘

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卽以大祀殿行之爲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再造家邦當配以 太宗以親論則 陛下所自出當配以 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說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夫旣已稱宗未有帝系非親履大寶可列于 太廟者竊恐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不安臣等不敢妄擬疏入得 旨 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再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唐胃上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制于周公爲嚴父于成王爲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成王也故朱熹曰只配以有功之祖故有問于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爲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

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爲嚴父之說所惑亂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于父明矣且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璪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行之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于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爲宜若一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曰茲所論誣禮無君爲尤文皇帝誰之祖獻皇帝誰之父朕爲人孫子有輕重乎其借朱熹爲言不過

敬人朱子每歎君臣終不若父子臣之於君未有真如
子於父也人臣於君固多不同人子然未有甚於胄者
下錦衣衛拷訊黜爲民尚書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季
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 獻皇帝配帝侑食允合
周道惟 文皇帝繼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竊謂
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 文皇帝配冬至以 太
祖孟春以 文皇季秋以 皇考則禮文周悉於 皇
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報聞已復以稱宗之
禮集廷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
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

獻皇帝錫封藩服繫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
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

皇考稱宗實應古誼 上以疏不言祔廟留中迺作明

堂或問示輔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

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旨也於是禮部

遵 旨議上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 皇

考與 孝宗同氣之親爲一世宜奉 皇考祔于 孝

廟但 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 皇考神主宜

仍于特廟遇祫享 太廟恭設神座與 皇伯考同居

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祫無不預之嫌矣 上躬

視 孝廟亦以爲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
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
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
上帝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
二十年四月辛酉未申刻東草場火城中人訛言火在
宗廟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 仁廟起延燒
成廟及 太廟 群廟一時俱燼 成 仁二廟火先
發主不及收燬惟 睿廟在垣外獨存二十二年十一
月壬戌勅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時爲大祀典國之大
事苟不安于心終難協夫禮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首建 四親廟博采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
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 成祖率遵其舊萃之爲
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創
具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往者回祿之
警天與 祖宗實啟朕心茲當重建所當釐正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官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豈
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捧裕 主往來深爲瀆
擾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前爲 太廟後爲寢
又後爲祧時裕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面 成
祖及 群廟我 皇考睿宗神王俱同堂而列享獻既

畢則奉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可如期
建兩禮工二部如勅奉行于是興工凡爲室九二十四
年六月廟工成 詔定太廟安神位次 太祖居中左
序 成 宣 憲 睿 右序 仁 英 孝之武 遵崇
之禮至是而極群臣無敢爭者張璠死已六年矣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終

三十七